張拓蕪的一天

「我的日子啊？」

當我在「代馬輸」的「卒子」——張拓蕪先生的「后山居」就本欄的主題問起他的時候，張先生盪開了他的魚尾紋，憨厚敦直、却也透着些許無奈的平和，稍稍的揚起半度的聲音重覆地問。

「不知是怎麼過的。」張先生回答。

「不！」我想，也許我問得不好，就說明道：「比如說，剛剛我沒來以前，您在做什麼？」

「盹了一下。」

「平常這個時候呢？」我自己問後，瞄了一眼手錶——十三時四十分。

「發楞！」張先生也看了一下我的錶，又說：「有時才吃過飯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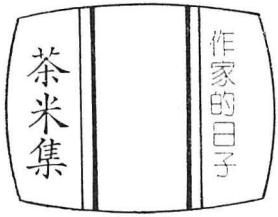
「睡不睡午覺？」「有時睡。」

「那，不發楞，不午覺的時候，做什麼？」

「散步。」說到散步，張先生的神采來了一點，臉上掠過一陣光：「我通常沒有目標，是眞正的散步。」「到幾點回來？」

「不一定，通常四點多，但我有時興之所至，會招一部計程車，隨便坐到新店或圓通寺去溜溜，便要到七點多，這樣，就在外面吃過飯才回來。」

「假如早回來，就自己做晚飯，吃過飯，洗澡，洗完澡，看電視，但是，晚間新聞一完，我一定進入書房，開始工作。有時，也不一定能寫，乾坐在那兒，假如這樣，就在十點鐘上床睡覺。如果順利，可以寫到一兩點，寫得興起，寫到晚上四點多也有，我一定要在夜間寫作。」

我早上起得很早，通常六點到六點半起來，洗洗刷刷一番，自己弄稀飯吃（我太太去上班，自己在外頭吃豆漿），之後看報，假如副刊有好文章或社會版有大新聞，常常可以看到十一點，之後，去買菜，回來，少不得切洗、燒煮。

我早上絕不出遠門，這一點你不要寫，……我是非得上完大號是不敢出遠門的，所以，我整個上午，都是在醞釀……（辛樵）